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讀玄奘大師
大唐西域記至卷
十二漕矩吒國，
言其國南界稠那
稠羅山中，有外

道稠那天神，「作威作福，爲兇爲暴，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云云，不禁廢書而嘆曰：「天下外道，莫不皆然！」不信請看下文：

舊約出埃及記十二章二十九節云：「到了半夜，耶和華把埃及地所有的長子，就是從坐寶座的法老，直到被擄囚在監裡之人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盡都殺了，法老和一切臣僕，並埃及及衆人，夜間都起來了，在埃及有大哀號，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又十四章二十七節：「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舊復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時候，耶和華把他們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沒了車輛和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軍，連一個也沒有剩下。」

看了這些「聖經」上的紀錄，不禁使人感到耶和華的手法，真是乾淨利落，能把逃跑的敵人，趕盡殺絕，「連一個也沒有剩下」；並使「埃及及有大哀號，無一家不死一個人」，好一個偉大的「萬軍之主

·木 納·

宋時，范仲淹參知政事，考覈吏治，檢取班簿，視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弼曰：「范子二丈一筆勾去，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中國人最講究殺少數人，救多數人，誅一獨夫，而解天下倒懸，決不株連無辜，胡殺亂砍。（有之，亦絕對不到公道）可是耶和華却能使「埃及及有大哀號，無一家不死一個人，」其場面之大，手段之辣，恐見憤「一路哭」者，亦當悚目驚心矣！難道所有埃及人的長子（乃至無知的牲畜），都是些「該死」的傢伙？都是耶和華的死對頭？何以使他們無貴無賤，無善無惡不明不白的同爲枯骨？言念只此，我們真要爲那些冤魂枉鬼們，一掬哀悼之淚呢！

然而耶和華的子民們，不但將這一「盛事」筆之於其經，並詔告於天下後世；使天下後世知道耶和華是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的「大獨裁者」！因此而使天下後世的萬民變爲道地的羔羊與奴隸！永奉他的名，不得翻身！

仔細想來，這種如意算盤，好固是好，其奈天下尚有佛法僧何？！

棲蓮精舍醫藥功德錄

篇幅有限，恕畧稱呼！

臺北縣市佛支會五百元。諸善信、無名氏各三百元。陳進德二百元。李達蓮、錢文、施雨農等各一百元。陳查某六十元。陳非林、陳其昌、王碧霞、李玉、陳清和、古蘭英、古水妹、王畔、張仲羣、許炎墩等各五十元。李陳家四十元。孫對、傅益永各三十元。周清霞、吳鳳娥、唐景和、王乖、林玉葉、陳擠、蕭美華、莊却等各二十元。蔡度十五元。張氏梅、張慧修、賴氏子、洪器、戴氏景、柳簡魚、蔡五妹、李福堂、呂網市、胡清水、林樹樟、洪積中、李水木、陳東元、劉盛東、王寶瑞、何有才、陳傳興、徐真聖、李正平、何中堅、陳遂、黃淳仁等各十元。林再興、彭玉記、曾滿、張漢軍、廖仲明、蔡文衡、康良、王承先、釋如智等各五元。賴財榮、黃葉、呂鳳、范國偉、陳持秀等各三元。陳氏絨、張阿貴、高寶珠、葉氏妹、洪葉月、賴長妹、蕭鳳永、陳榮龍、胡俊成、張阿秀、張四妹等各二元。劉品妹、李中明、郭天助等各一元。合計二千七百五十元加上月收一萬一千零六十五元及港幣折合台幣六百元共計一萬四千四百十五元。

傅益永居士贈魚肝油丸一瓶
陳霜居士贈汗衫兩打

注意：本舍已設郵政劃撥儲戶，帳號爲「七八〇六」號各地郵局均可交匯。醫藥藥物委託臺北南昌路十普寺大悲法會可以代收。

之中已到鳳山蓮社了。

五、最後的一天

早膳後，爸爸接到鳥松鄉正山居士的電話，要我們中午兩點鐘到各鄉村去宣傳，由他們帶路，經鳥松、考潭、山頂仔等村莊，所到之處，先由聖樂團奏樂，再由張妙剛居士簡而明的說佛法，一批青年分頭分發傳單。經過考潭時，我們隨着樂聲輕輕唱着，突然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站在門口大聲向裡喚道：「阿母啊！快來看呀，賣膏藥的又來唱戲啦！」她的話引得我們哈哈大笑起來。村民們一聽到佛敎都跑到他門口來宣傳。莫不喜形於色，徹耳注聽。我們很歡喜，因爲他（她）們得到法雨的滋潤了。本來「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大部份人尤其是鄉村都曉得供佛菩薩，拜佛菩薩，不過神佛不分不明佛敎道理，我默默的祈禱，祝村民們快飯投佛陀座下。

回到鳥松鄉已是晚上六點多鐘了，吃過晚飯，等法師與蓮友們都來了，八點鐘佈敎即開始，晚上節目很多，有師父講的「對佛敎的幾點錯誤觀念」。有歌詠隊的合唱，有張覺本和李覺如小姐講佛敎故事。有李秋菊小姐的獨唱，有李遷老居士講的……呀！我記不了這許多了，我只記得我們滑稽的張覺本小姐，說得滿堂哈哈大笑……夜深沉了，人們都已入了甜蜜的夢鄉，只有我們這一群爲着佛敎未來的光明而歡呼！歌誦！今天，我們又在最有意義而又愉快的氣氛中度過了。